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32期 菲律宾篇

组稿人:王勇

静静读一首诗

解放童年

施文志(菲律宾)

儿女们
在玩战争游戏
小儿子指挥一队玩具兵
越过我的视线
侵入岁月领域
把我的童年
解放

读后感:

1,王勇(菲律宾)

施文志是一位勤奋的诗人,有对诗爱到骨子里的情怀,创作量颇丰。《解放童年》借“兒女們/在玩戰爭遊戲”,来幻想自己能够“侵入歲月領域/把我的童年/解放”。诗人用了“解放”一词,大胆而新颖,由此可见其对回到过去的无限渴望。时光一去不回头,人生无以假设,也无法重来,只有诗人、作家能用文字偷渡岁月。

小时候,我也常玩战争游戏,与玩伴经常在你生我死、我死你生中轮回,慢慢的就一起长大了。少时盼望快快长大,人到中年才开始恐惧岁月,企图留住时光。

每一个成年人、老年人都有“解放童年”的梦,这把梦的锁匙其实就在你我掌中:葆有童心、不忘初心!

2,弄潮兒(菲律宾)

我喜欢文志兄的这一首《解放童年》。

一开始,作者便把“儿女们”这支特殊部队拉上来,部队有多少人,读者自己去猜测吧。这支部队,不玩家家酒,而是“在玩战争游戏”,为解放事业埋下伏笔。

紧接着,作者用特写镜头,

推出”指挥一队玩具兵”的小儿子。从这个当指挥官的小儿子身上,作者看到了当年自己的身影。

然后,惜墨如金的诗人,用夸张的手法,看着队伍“越过我的视线,侵入岁月领域”……终于,多愁善感的诗人,尘封在岁月深处的童年,被儿女们解放出来了!

一首短短的七行小诗,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描写细腻,分明是一首结构严谨的叙事诗。

我喜欢文志兄的《解放童年》,期待施兄更多的佳作问世。

3,李燕琼(福建)

游戏仿佛是童年遗留下来最深刻的记忆,因为我们在回忆童年时,总是说自己常玩的游戏究竟有哪些。而施文志《解放童年》一诗也从儿女的游戏解放了自己的童年,诗歌语言表达巧妙,看似是儿女们在玩战争游戏,但这游戏最后攻破的却是“我”岁月领域的防线,“把我的童年/解放”。

诗歌除了表达出自我对童年的向往,实则还蕴藏着主动和被动的一组关系,究竟是儿女们的战争游戏主动打破“我”的防线,还是“我”有意主动靠近儿女们的童年游戏,这其中内涵值得深

思,但不论何方主动,其结果都阐明了“我”对童年记忆的回溯。

4,椰子(菲律宾)

一件惟妙惟肖的作品,给予人的艺术享受不仅是愉悦的,还会是难忘的。数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施文志的《解放童年》,短短几行,一下子解放了我双眼的疲惫,触及了生活的本质。

一个善解人意的诗人,既是真诚而深沉的体验者,又是敏锐而质朴的表达者。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他们的艺术是在“本真的作诗”。

人越成长,紧箍咒越多,束缚越深。有人说,儿童就是天使,返回童年,或许是成人不敢言说的梦想之一。人性的返璞归真,大大激发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在潜力。

检视自己,需要解放的太多太多,列了一大串目录:解放童年,解放爱恨,解放疾病,解放诗歌……最后,我们一定要解放口罩。

5,吴青科(福建)

这首诗的解读重心在“解放”一词。“解放”从情感色彩上具有多重性,而且是一方施加于另一方的行为。正是由于主客体的立场和体验不同,“解放”才多了一层内涵。

这里面可以包括愉悦、震惊、无奈、释怀等不同性质的心理体验。因为父辈与儿女的角色不同,而对于童年的体验亦存在差异。每个人的童年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差异感成为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所在。父辈的童年自然不同于儿女的童年,一个处于回忆的状态,一个处于进行时的状态,但小儿子的游戏行为却无形中具有了某种战斗力和游戏性,而将父辈尘封的童年记忆轻而易举攻克,作为父辈,无论童年记忆如何,无论以何种心态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进攻,只能“缴枪投降”。

6,潘露莉(菲律宾)

曾有评论家指出:“一首诗歌的题目,最好像一束光,照亮着这首诗前进的道路,最好,诗的题目声音能够在整首诗中贯穿着,处处听到他的回响。”施文志这首诗的题目“解放童年”就像一束光吸引我阅读、细读、沉思;题目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整首诗只有七行,内容清晰,文字简易。主要描述儿女们玩战争游戏,小儿子指挥的玩具兵,越过诗人的视线,侵入诗人的岁月领域,把诗人的童年解放。

解放童年,为什么?为什么是解放?解放一般来说是指解除、摆脱束缚。有什么束缚、制约着诗人的童年如今才得以解放?是不是因为身为游子,生活的压力压得诗人无暇回顾自己的童年?但是,身为第一代华裔华文作家,童年的回忆是不可或缺的主题。是不是由于种种社

会、政治的因素,制约着诗人对童年家乡的回忆?但是,旅居菲律宾的华裔华文作家不可能会有任何社会或政治因素制约着诗人抒写他童年的回忆。

抒写童年是原乡文学的母题,这种童年情怀为离散、怀乡文学的创作提供无限的思考和想像空间,丰富了原乡创作,同时也局限了海外华文创作的题材。童年思乡情怀也是海外华文作家无法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源头。

一般来说,游子在离乡背井的同时也承载着离乡时童年、家乡的回忆,身为第一代移民的华裔华文作家,诗人“童年的解放”,所要解放的,卸下的是不是就是离乡背井时承载着的童年、家乡的包袱?“解放童年”是不是隐射诗人企图打破乡愁题材的桎梏,走向落地生根的他乡?

我没有看到题目照亮着这首诗前进的道路,有没有听到了题目贯穿在整首诗中的回声?我还在沉思。

7,刘正伟(台湾)

解放一词通常是指解除束缚或压迫,而得到自由、解脱。通常解放有主动与被动,即自我解放与被解放。施文志《解放童年》只有短短七行,由儿女们在眼前玩战争游戏开端,尤其是他「小儿子指挥一队玩具兵/越过我的视线/侵入岁月领域/把我的童年/解放」,那麽作者到底是自我解放还是被解放呢?

《解放童年》诗中作者没有表现或透漏出他的童年经历,或许作者的童年曾经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或许只是作者童年喜欢

与同伴玩骑马打战的战争游戏,儿子们在眼前的战争游戏勾起他对童年的记忆。由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论观之,我们可以有各种自己参与想像的各种可能。当然我们希望有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对童年的回忆。

这首诗也充满著二律背反的矛盾辩证,他既被儿子的战争游戏解放,也是自我接受冲击后的自我解放、自我解脱。前者是现实客观的面向与冲击,后者是主观自我心理的释怀。解放童年,可以是作者对童年的回忆,藉由小孩们的战争游戏,从近乎遗忘的忙碌生活中解放出来,往事历历在目,那些鲜活的记忆与童真,又重回眼前。

创作感言:

记忆的回归

(施文志)

童年是最美好的记忆,《解放童年》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当时我已经成家立业,还拥有一对儿女,一个“好”字。看到儿女们愉快的童年,让我记忆起当年在香港的大家庭的童年生活,教我念念不忘。《解放童年》是我的家庭组诗的其中一首,却是我所喜爱的一首,我的第一本诗集,就是用这首诗作为诗集的书名《解放童年》,施华谨先生用菲语翻译我的诗的中菲双语的诗集,以及 Marne L. Kilates 先生用英语翻译的中菲英三语诗集,也是用《解放童年》为书名。

每个人都拥有过童年,很多记忆不管是愉快与否,往往是久久不能释怀。这首诗的语言平白,却是巧用“解放”这两个字,就把我的童年解放了。

吹吹风

王仲煌(菲律宾)

晾衣线上
一件衣裳飘荡

我也得
吹吹风
伸展两臂
把自己挂到天空

童年的稻草人
仍守护青绿的原野

一下二下三下
鞭打我的
不是风
是远方的海

读后感:

1,王勇(菲律宾)

《吹吹风》里的三个意象:晾衣绳上的衣裳、伸展双臂挂在高空的自己(也同时隐喻自己就是晾衣绳上的衣裳)、守护原野的稻草人,当晾衣、悬挂的自己当下到童年的回望,再到切肤的风之鞭打(吹袭),然在作者的意识里,吹袭自己的不是风而是远方的海,而远方的海正是离散异乡的诗人思念的故乡所在。

这是一首有着现实寓意的怀乡诗,诗人通过远方之海隐喻来自海洋的热带季风的“鞭打”,唤醒自己也许因子女入地生根后日益淡化的乡愁?华人移民诗人无论移

居异乡多远多久,那怕其心理意念已从落叶归根过度至落地生根,但潜意识里的思乡情怀仍会时不时地流露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日常中,这才凸显出华族文化的内在影响及其顽强的生命力。

2,庄晓明(江苏)

《吹吹风》一诗意象之间的过渡非常巧妙,若即若离,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手腕。

全诗由晾衣线上的一件风中飘荡的衣裳发端,诗人不由联想到,自己的内部也有“潮湿”的地方需要晾干,自己也需要像晾衣线上的衣裳一般,“伸展两臂”,让“天空”的风吹拂自己。由自己这“伸展两臂”任风“晾干”的形象,诗人又自然地联想到童年的“稻草人”,并进一步联想着“稻草人”仍在守护故乡“青绿的田野”。

如同音乐的一系列变奏之后,诗思又回到孤独的诗人自身,风仍在吹拂着他,但他的思绪已随风飘荡得很远。他感到,现在“鞭打”他的,不是风,而是风引出的“远方的海”。这“远方的海”,理解为失落的故园,或失落的理想,都可以。

3,椰子(菲律宾)

古代的诗词通常是可以用来谱曲吟唱的,所以叫诗歌。张学友演唱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其中最动情

的一句:“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似乎唱出了诗人王仲煌在穿越时空时的那种惆怅。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因把歌词创作得富有诗意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诗与歌是息息相通的艺术表现。

在《吹吹风》这首韵律如歌的优美短诗中,跳跃的意象,精巧的抒发,仿佛将情绪带到故乡那广阔的田野,去怀抱山野绿荫和明月清风,思恋之忧得以淋漓尽致的释放。末句:“鞭打我的/不是风/是远方的海”,让诗升华,脱离平庸,予人深思。不是风,是远方的海吗?其实,海鞭长莫及,要是没有风,海又如何鞭打?一个否定句,突显诗人欲寄语的大海意象,那才是思潮澎湃源源不绝的源头。禅宗公案中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4,吴青科(福建)

在这首诗里,诗人渴望一种漂浮的状态。这种状态与眼前之物没有直接的关系,似乎被精神的原乡从遥远处牢牢牵挂着,这种牵挂是一种强劲而莫可名状的力量。“吹吹风”,无论从动作还是语言上都是一自我放松的暗示或遐想,但同时又清晰地承受着一种精神上的向往,而鞭打“我”的则是来自于遥远

的想像。

与“风”的虚无、纤细相比,“海”属于无法被衡量的巨大存在。它象征着一一种原始的记忆或者意识。这种记忆和意识,可能是个人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它始终处于一种追逐的状态而无法企及。相比于“海”,“风”的重要意义似乎容易被忽略,但真正造成这种精神干扰的力量正是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的“风”。因此,“风”往往成为人类情感波动的直接动因。

5,刘正伟(台湾)

菲华诗人王仲煌的《吹吹风》诗分四段十二行:二四二四行。诗人由近而远,像蒙太奇手法,充满跳跃、运镜与跳接的想像。首段二行是“晾衣线上/一件衣裳飘荡”映入眼帘的近景,一件衣裳飘荡,隐喻的是孤单的自我,在风中飘荡的自我。

第二段“我也得/吹吹风/伸展两臂/把自己挂到天空”,呼应了第一段,诗人的心情一定积累了很多的孤独或鬱闷,想如晾衣线上的衣裳一样,高高挂在天空,让心情晾乾,让忧鬱远扬,急需转换好心情。

第三段“童年的稻草人/仍守护青绿的原野”,诗蒙太奇的镜头跳接进入童年的美好回忆,童年的稻草人仍旧守护著青绿的原野,那些记忆中的美好童年是永不消失的,

正如乡愁是永恒的。

第四段“一下二下三下/鞭打我的/不是风/是远方的海”,诗人或许是住在海港或海边,可以听到海浪波涛的冲击拍打声,为何海浪声是鞭打的呢?或许是来自远方故乡的海浪,催促著返乡的呼唤声,或许是自我的内疚、亏欠、鞭策声。那些对故乡的乡愁化作海浪冲击声,像鞭子一样不断责备,永恒地鞭打著异乡的游子。

啊!一切的抑鬱,原来是无尽的乡愁。

6,李燕琼(福建)

“吹吹风”本身是一项放松心情举动,于众人而言,想要“吹吹风”的前提大多是心情郁结,心事环绕,这难免让读者思索诗人是否亦是如此呢?细细品味之后,诗人孤独的身影似乎从字眼中浮现出来,令人心随诗动。

“晾衣线上/一件衣裳飘荡”,这本是生活中的常见情景,但量词“一件”却让人不由觉得有些许落寞,晾衣线上只有一件衣裳在独自飘荡,这仿佛成了一个孤单人的缩影。

诗人由景及人,“我”也如这件衣裳一般,至于天地间“吹吹风”,天空之大,“我”的身影该有多渺小,以大衬小,小更小。“童年的稻草人/仍守护青绿的原野”,这如同“我”内心深处还在守

护着童年的记忆,即使现在身处异乡,但是对童年,对故土千丝万缕的思念是无法忘怀的,依旧被“我”守护在心田。

“一下二下三下/鞭打我的/不是风/是远方的海”。吹吹风本是柔和之举,但未曾想最后想要放松的自己,却被远方的思念所“鞭打”,这力道,这动作,彷彿在告诉读者这份思念有多刻骨铭心,一想,便会引起髮肤随之而动。

整首诗带领读者进入了诗人心灵深处,去体味他的所见所感,情随事迁!

创作感言:

诗的酝酿

(王仲煌)

我发觉写诗有一个了不起的功能,想写诗,常是出于内心与外物碰触起了波动,这时候如能静下心来体会,往往能溯源到内心的本来面目与外物的因缘,如此,心灵得于不易迷失。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心情沉重,闷闷不乐,虽然自我有所觉察,然而仍陷于“此情无计可消除”状态,这个时候,偶然举目,看到一件衣裳在一条晾衣线上,被风轻飘飘地吹荡着,突然心生羡慕起来……

那天我搬了一个椅子,找到一处风口,坐下来学习放松自己,在一阵一阵的风的吹拂中,也开始了这首诗的酝酿……